

女 人的 抗 战

陈玉福
宏波

著

她是在『满洲国』日伪高层游刃有余的倾国红颜，
另一个身份则是我党驻佳木斯情报员『雪蚕』……



看书扫这里



和阅读方式：编辑短信

搜女人的抗战发送至10658080

手机也能随时随地阅读本书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女 人的 抗 战

陈玉福
宏波

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女人的抗战 / 陈玉福, 宏波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143-3466-1

I. ①女… II. ①陈…②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68359 号

女人的抗战

作 者 陈玉福 宏 波
责任编辑 张 霆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e.com.cn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4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3466-1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1. 风云突变

那一天，下着竹子似的大雨，整个佳木斯就像是大海上的一叶扁舟，在风雨中飘摇。就是在那天夜里，中共满洲省地下党组织在西大街小街口 20 号，一座颇具规模的、叫“如意饭店”的二楼召开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除了省委领导和各部门负责人外，佳木斯地下党的全体领导人都列席了会议。会议首先检查了落实《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的情况，紧接着，会议通报了近期日伪军警在哈尔滨进行大搜捕，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张敬文、党员金剑啸、姜椿芳及爱国青年 20 余人被捕的消息。中共满洲省地下党负责人金子生分析说，哈尔滨之所以发生了如此恶劣的事件，都是因为内部出现了叛徒。所以，我们一定要吸取哈尔滨的教训，用特殊的手段纯洁党组织，务必实现两个确保：一是保证佳市与山里的电报畅通无阻；二是保证山里抗联五军的粮食、药品供应，以保障反满抗日工作的顺利进行。金子生话音未落，突然地、毫无征兆地，就让佳木斯宪兵队的宪兵和警察厅警察大队的警察给包了饺子，情况十分危急。

金子生的第一感觉，就是在门外、楼顶上望风的岗哨一定是出问题了。他见所有的退路都被敌人堵死了，就知道一定是内部出现了叛徒，哈尔滨的惨剧又一次在佳木斯重演了。好在这里藏有两挺歪脖子机枪，还有不少的手榴弹，那就和小鬼子干吧。在阻击日军的过程中，伺机掩护省委主要领导撤退，同时，马上烧毁全部的资料和文件。金子生一声令下，所有的火力都通过窗户、楼道，射向了鬼子和穿黑制服的警察……

佳木斯宪兵大队长佐藤见久久不能攻下共产党在二楼的火力点，就命令炮火攻击。顷刻间，敌人几十门小钢炮的炮口对准了二楼的会议室。佐藤亲自指挥炮火，对二楼会议室进行攻击，我满洲省和佳木斯的地下党同志，一个个倒下了……在这次战斗中，中共满洲省省委、佳木斯市委的负责同志几乎全军覆没。幸亏满洲省省委副书记曹逸飞和对外工作部部长刘汉杰有事去了长春（日伪政权称为“新京”），

才躲过一劫。情报员雨燕急中生智，砸毁了电台、烧毁了密电码。所以，当佐藤带着鬼子和警察踏上这片废墟时，没有找到一个活口和一份有用的文件……

与此同时，叛徒还带着日军驻佳木斯第四师团的主力部队，在雨夜中偷袭了山里抗联五军的主力部队。因为大雨，在地窖子外面的哨兵失去了警惕，所以，抗联五军也遭到了重创。

在长春执行任务的满洲省省委副书记曹逸飞和对外工作部部长刘汉杰，还没有潜回佳木斯，就看到了报纸上的报道。于是，他们通过长春的一个秘密电话，向上海地下党求援，希望上海地下党组织，能够支持一下佳木斯的地下斗争。正好接电话的是上海地下党一位负责人，他听完刘汉杰的汇报，严厉地指出了满洲省委的错误后，希望曹逸飞和刘汉杰，在总结失败教训、重新制定对敌斗争策略的同时，马上组建满洲省临时省委，尽快打通佳木斯和山里抗联五军的“空中通道”。刘汉杰“胆大包天”，向上级党组织提出了派一个谍报人员来支援佳木斯的要求。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沉吟了一下，决定派一位代号为“雪蚕”、富有对敌经验的情报员赴佳木斯，帮助满洲省重新架通佳木斯与山里的“空中通道”。刘汉杰是一个“得寸进尺”的家伙，在临挂断电话时，又“得寸进尺”了一回：希望“雪蚕”同志来的时候，能够带上一部电台。因为，在佳木斯搞地下工作，没有电台，一切都无从谈起……

2. 命运列车

这是一个流火的艳阳天，当头的烈日炙烤着没有遮拦的长春火车站站台。站台上人流如织，与往常不同的是，站台上不仅有等待乘车的乘客，而且出现了大批手持武器的警察和日军。长枪上的刺刀在阳光下闪烁着刺眼的光芒。他们表情肃穆，严阵以待，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将站台的中间地带围了起来，使得站台上的老百姓心中惶悚，唯恐避之不及。

写着“热烈欢送各省治安代表离京奉勤”的大横幅挂在站台上，百人军乐团正在站台上演奏着《君之代》。

在一把遮阳伞下，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官，正带领一帮人在站台上为离京人员送行。司令官与伪三江省省长孙柏芳、副省长李孝仁、中日协和会会长李易仙等人一一握手。尔后，他面对即将登上列车的各位官员，用威严的语调说道：“各位，祝你们一路平安，让我们为落实《治安肃正纲要》精神，共同努力！”

伪省长孙柏芳说：“请司令官阁下放心，我等一回到佳市，就乘着皇军将佳木斯

地下党一网打尽的东风，马上召开会议，传达皇军《治安肃正纲要》精神，协助开拓团搞好开拓事务，把抗联困死、饿死在山里！”

司令官高兴地点头道：“好！我代表关东军司令官板垣将军，亲送诸位登车，请！”他走到车门前，做出躬身迎送的姿式。几个伪官受宠若惊，口称岂敢岂敢，马上慌乱地登上了列车。省长孙柏芳上车后转过身，深深地朝东条英机鞠了一躬，满脸堆笑：“有劳司令官阁下，非常感谢！”

佳木斯宪兵队大队长佐藤站在十步开外，目送着孙柏芳等人上车之后，转身问治安大队大队长葛兰山和警察厅调查科科长曹子轩：“车厢的安全怎么样？”葛兰山右脚使劲并在左脚上，腰一挺：“报告太君，车厢检查过了，绝对安全！”

“好！”佐藤挺直身体，和站台上的警察、日军一起敬礼，目送着宪兵司令官乘坐的汽车徐徐开出了火车站后，脸上的表情才轻松下来。他转过身，看着站台上登车的其他乘客。葛兰山的眼珠子滴溜溜转，似乎明白了佐藤的心思，便凑近一步说：“报告太君，我的弟兄在进站口设了检查岗，对每个乘客进行严格检查，确保不出一问题！”

“好的！葛队长，你的进步！”说完一挥手，带领葛兰山和曹子轩等人去了前面的车厢。车厢连接处的四名卫兵看到佐藤后，举手敬礼。佐藤隔着列车门玻璃，看了看专用车厢里的伪三江省官员，对四名卫兵说：“你们要恪尽职守，任何人都不得进到里面去！”

一个带头模样的卫兵说：“是，长官，有我们在，谅这些小老百姓，谁也不敢往这里多走一步！”他一边说，一边用目光看着车厢里杂七杂八的乘客。

佐藤也看了看衣衫褴褛、提着大包小包急忙上车的乘客，转头对四名卫兵说：“严加防范，不得大意！”

“是！长官！”四名卫兵齐声说道。训完话后，佐藤三人跳下车，回到了自己的车厢。前面车厢连接处有卫兵把守，门又紧锁，后面是佐藤和其他军官们的专用车厢，两节车厢把伪三江省官员们乘坐的车厢夹在中间，这是在非常时期采取的必要的保卫措施。

曹子轩扭头望着窗外的风景。蒸汽机车喷出的巨大蒸汽，就像一团团迷雾罩住了窗外的风景，曹子轩的思绪不由得回到了从前。

三年前，他与北京大学的同学、恋人杜雪颜，一齐回到了佳木斯市，举办了隆重而热烈的婚礼。但新婚不到三个月，杜雪颜就不辞而别，没有了下落。但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上个星期来长春开会前，收到了杜雪颜从上海发来的电报，说她近日将返回家中。这个消息令他心潮澎湃，激动莫名。

“曹队长，是不是想你的妻子了？”看到曹子轩望着窗外发呆，前前后后巡视了一番的佐藤坐到曹子轩对面，打趣地问道。“太君，你知道吗？曹科长的妻子，那可是佳木斯最漂亮的美人儿呀！”站在一旁的葛兰山说。“噢？这倒很有意思，我也喜欢漂亮女人，不过曹科长，你的妻子有我的雪樱子漂亮吗？”佐藤笑嘻嘻地问。

曹子轩转过头对佐藤说：“队长阁下，我有些走神了，我的妻子——”曹子轩不知如何回答佐藤的问题，因为，他实在不想把自己心目当中的小仙女，与日军少尉雪樱子相提并论。于是，他把头转向窗外：“佐藤君，你看那里……一片二片三四片——”

“曹科长，你让我看什么呢？”佐藤顺着曹子轩的目光往外看，但见一大片的湖泊与水面之上，错落有致地生长着郁郁葱葱的芦苇，微风阵阵，似镜面般的水面上泛起了千万条波纹，映射出五彩斑斓的灿烂霞光，挺拔纤秀的芦苇随风摇曳，将一朵朵洁白似雪的芦花抛向空中。

曹子轩转过头来问：“佐藤君，你不觉得这漫天飞舞的芦花，很像你们日本的樱花吗？”

佐藤点点头，有些神往地说：“是啊，曹科长，我也很想我的家乡，想念我的亲人。不过，你刚才口里在念什么呀？一片，二片？”

“一片二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十一片，飞入芦花都不见。”

佐藤也随着曹子轩轻声念着，一边品味着话语里的意思：“啊呀曹君，这是，这是一首诗呀！是你写的吗？”

“我没有这个能力，这是乾隆皇帝与一代名臣纪晓岚合写的吟雪诗。”

“噢！难怪！中国文化真是博大精深，一片小小的雪花都能被写得如此有意思。我的，很喜欢中国文化。曹君，我们以后可以一起研究中国文化，将中国文化发扬光大，你说怎么样？”

“好啊！”曹子轩轻点了一下头。“你和你妻子，是怎么认识的？”佐藤的脸上现出轻佻的神情。

曹子轩淡淡一笑：“她是我们学校的校花，追求者甚多，她当时还是野草文学社的社员呢！她多才多艺，非常引人注目！”“哦，郎才女貌，真是难得！”

曹子轩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精致的小酒壶，拧开盖子，问道：“佐藤先生，你要不要来一口？”佐藤摆摆手：“不不不，中国酒性子太烈，你自己来吧。”

曹子轩轻轻抿了一口酒，说道：“她知书达礼，气质优雅，还特别漂亮，是我心中的‘小仙女’。”佐藤心领神会地笑笑：“小仙女的，就是美女，对不对？”

曹子轩似乎想到了什么伤心事，轻轻地摇摇头。葛兰山一旁大大咧咧地说：“曹

科长，太君让你说你就说呗！”佐藤见曹子轩黯然神伤，便换了一个话题，问道：“曹君，我非常钦佩你，你对我们落实关东军《治安肃正纲要》，有什么感想？”

曹子轩的脑海里全是妻子杜雪颜，对佐藤的问话没有在意。一旁的葛兰山急忙站起来，点头哈腰地说：“太君，皇军落实《治安肃正纲要》的设想，大大的好！有了这个设想，我们一定会干净、彻底地消灭东北抗联！”佐藤对葛兰山伸出了大拇指，“葛君，你是大日本皇军真正的朋友！”葛兰山马上给佐藤的茶杯里续上了水：“太君，我葛兰山，生是大日本皇军的人，死是大日本皇军的鬼！”

曹子轩对一脸媚相的葛兰山十分反感，他不动声色地把脸转向一侧，怔怔看着车窗外面的风景。葛兰山还在叽叽呱呱：“大日本皇军落实《治安肃正纲要》的设想，是我们战胜敌人的法宝，是我们……”佐藤用手势打断了葛兰山的话，“你的，安静一下！”葛兰山继续点头哈腰：“太君最近在佳木斯佳绩频频，一定会得到宪兵司令官升赏的，小人我，也会跟着太君您，沾光的……”

3. 刺杀行动

锄奸队长董仙桥看了看车厢接头处的四个卫兵，在车座下面取出了事先放好的三把手枪，自己拿了一把，另两把给了小杨和小刘。看着跟前目瞪口呆的乘客，董仙桥微微笑着，用手指了指那边的四名卫兵，示意不要声张。他们三两下换上了列车员的衣服，站起身来，向着那四名荷枪实弹的卫兵走去。满洲省地下党组织惨遭敌人破坏后，抗联五军锄奸队直接接受满洲省委对敌工作部部长刘汉杰手下的李旭领导，他们的行踪叛徒不知道，所以幸存下来了。锄奸队队长董仙桥见一夜之间，地下党组织几十位领导人就被敌人杀害了，他恨透了汉奸。于是，他策划了这一次的秘密行动。不过，这次行动因为刘汉杰的助手李旭换了联络地点，而且董仙桥知道，如果把计划汇报给了上级，上级一定不会同意的。所以，他就自作主张，决定对伪三江省最大的汉奸——伪省长和协和会会长下手。

“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

董仙桥原以为四人都是日本兵，结果一听口音，却是纯粹的东北话。他又仔细打量了一下，判断出两名是日本兵，两名是伪军。

“列车员，查票！”董仙桥说着，便要往门口闯。“瞎眼了吧！”另一名卫兵大声呵斥道，“里面是三江省的省长、副省长，还有中日协和会的会长，查什么票！”

董仙桥大声说道：“大日本皇军说了，现在是非常时期，任何人都要查票，省长

大人也不例外！”“退后！”两名日本兵见董仙桥他们不听劝，便失去了耐心，拿起刺刀对准了他。说时迟，那时快，小刘、小杨突然上蹿，将两人刺刀朝外一扭，董仙桥跨步到二人中间，右手闪电般轻挥，两名日军的咽喉处已各显出一道血痕。卫兵突然遭此变故，似已无法呼吸。只见他们用手紧紧握住自己脖子，脖颈处呼哧呼哧响着，一丝丝血沫不住地往外喷，全身痉挛似的倒了下去。董仙桥微举手枪，对准了两名已经吓傻的卫兵，其中一人哆哆嗦嗦地说道：“大哥，我们是中国人，是被日本人逼的，你们别杀我们！”

董仙桥将对着他们的手枪放低了，冷笑一声，小刘、小杨将他俩的长枪夺了下来。董仙桥命二人将日本兵拖到了卫生间，然后把他们也绑了起来。车厢里的乘客一见杀了人，纷纷往前面跑去。董仙桥快速打开紧锁着的列车门，三人走了进去。省长孙柏芳的一名随从看见他们，起身挡住了，大声喝问道：“你们是谁？”

“列车员，查票！”董仙桥说道。正与李易仙说话的伪省长孙柏芳站起身来，对着董仙桥说：“你们有什么事？这么不懂规矩？”李易仙也站了起来，那名随从说：“孙省长、李会长，他们要查我们的车票。”孙柏芳冷笑一声：“查票？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董仙桥义正词严地说：“是谁都得查，这是大日本皇军《治安肃正纲要》赋予我们的责任！”孙柏芳一听大怒：“放肆！我是三江省的省长，我的票你也敢查？”

董仙桥盯着孙柏芳长满麻子的一张长脸，心里冷笑不止，看来，真人长得和报纸上一模一样！之前他还一直担心，到时候怕认不出来呢！便大声说道：“对呀，省长大人也概莫能外！”李易仙见孙柏芳生气了，马上打圆场：“孙省长，我看还是让他们查吧，他们也是例行公事嘛。”孙柏芳气呼呼地坐在座位上，从包里取出证件，递给了董仙桥。

董仙桥拿过证件，确认了两个人正是他要找的大汉奸孙柏芳和李易仙，不禁非常高兴。孙柏芳见董仙桥磨磨蹭蹭的，又不耐烦了，他站起来夺回证件：“连我都不认识，你还想不想混了？”

董仙桥马上从腰间拔出手枪，把枪口对准孙柏芳的脑袋：“是你不想混了！”孙柏芳大惊，董仙桥叭叭叭数枪，孙柏芳、李易仙倒在了血泊当中。在场的其他人顿时乱作一团，鬼哭狼嚎般喊叫着，一个劲往车座子下面爬。

“老董！”小刘大声提醒董仙桥，一边朝前面开了一枪。董仙桥发现，佐藤正带着一帮日本兵，狠狠地往这边冲，便掉转枪口，一边向佐藤射击，一边往后退。身后车厢里的乘客早就跑到前面去了，车厢里空荡荡的，这让董仙桥他们没有了顾忌。他们边打边退。

“八格牙路！给我快快的，冲过去！”佐藤的声音里透出歇斯底里的怒火。他本以为佳木斯的地下党已经彻底地肃清了，所以这次护送伪三江省领导人应该没有任何问题，却没想到列车刚进入伪三江省境内，抗联分子就钻到省长乘坐的车厢里大打出手。他冲进来就发现，伪省长和协和会会长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就想起司令官在火车站送行时的交代，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两名日本兵在佐藤的命令下，提起长枪一边射击，一边向董仙桥他们逼近，小刘给小杨一个眼神，两人突然从列车靠背上探出手枪，将两名日本兵打翻在地。后面的日本兵见了，害怕中弹，纷纷扑倒在车厢地板上。

“死啦死啦的！”佐藤见了，气急败坏地大声喊叫，扭头看见缩在自己屁股后面的葛兰山，大声道：“冲！葛队长，往上冲，抓住他们，活捉他们！”“是！是！太君！太君！”葛兰山口里答应，人却不动，身体紧贴着地板，保持着匍匐姿势。佐藤火了，把手枪顶在葛兰山脑门上，双眼冒火：“你的，上！”葛兰山无法，只得硬起头皮，把屁股撅起来，慢慢往前爬。几名日兵从他身上踏过去，被董仙桥三人打翻在地。葛兰山听见耳边的子弹嗖嗖飞过，吓得再也不敢往前爬一步，脑袋缩在日本兵尸体后面，不时探出手枪，毫无目标地乱打乱射。

“废物！”佐藤气得大吼一声，趁着枪声暂停的空当，就势一个前滚，闪进了董仙桥他们所在的车厢。佐藤一枪打去，击中小杨的膝盖。“啊！”小杨大叫了一声。

董仙桥急问道：“小杨，怎么了？”“我被打中膝盖了，队长，你们快撤吧，我掩护！”

“不！小刘，你扶着小杨先走，我掩护你们！”话音未落，董仙桥藏身的长椅靠背就被佐藤打了两三个窟窿。董仙桥心想，这回碰上麻烦了，不由对两位队员喊道：“快点，不然来不及了！”“队长，你听我的，我的膝盖被打碎了，没法走，你们快撤吧！”小杨声嘶力竭地喊着，一边抬手射击，但他早已暴露目标，胳膊刚伸出来，就又中了佐藤一枪。“啊！我的胳膊！”

“小杨！”董仙桥和小刘心中焦急，大声呼喊着小杨。“队长，你们快走哇！狗日的，我跟你们拼了！”小杨声音里都有了哭腔。葛兰山闷着头大叫：“太君，他们想要逃走！”

佐藤给曹子轩打了个手势，两人握着手枪，一前一后向董仙桥隐藏的地方靠近。随后的卫兵趴在座椅上面，漫无目的地乱打一气，虽然打不中目标，却也将董仙桥他们压制得抬不起头来。眼看着就要全军覆没，董仙桥给小刘打了个手势，小刘会意。突然，董仙桥朝前扔出了一个装满汽油的玻璃瓶子，小刘抬手一枪，轰地一声，瓶子在日本兵头顶爆炸了，火花四溅，佐藤、曹子轩也猛地低下头来，下意识地用

手护住了头部。董仙桥、小刘趁着混乱，扭身跑出了车厢，并将车厢门重新锁上，继续向前跑去。

小刘大声喊，“队长，怎么办？”“打碎窗玻璃，跳车！”董仙桥抬手把无人处的一扇玻璃打碎了。“跟我跳！”董仙桥从车窗里跳下了急速行驶的列车，一滚身，跳进路基旁边的玉米地里。小刘将身体探出窗外，正准备跳车时，佐藤等人用手枪打开了紧锁的车门，猛跑着朝这边冲来。佐藤抬手一枪，小刘的大腿中弹了。小刘迟顿之际，已被佐藤一把抓住了脚腕。小刘回身朝佐藤射击，佐藤大骇，放开了手，但小刘的手枪里已没有了子弹。葛兰山见状，猛扑过来，双手紧紧地抱住小刘，大叫道：“太君，太君，抓住了，抓住了！”

小刘已无还手之力，被押着往回走。他们过去时，发现小杨已被日本兵打死了。佐藤见了，大发雷霆，将枪杀小杨的卫兵打了好几个耳刮子，“混账，笨猪！不知道留活口吗？”小刘见状，猛扑过去，趴在了小杨身上，但又被卫兵提了起来，猛然的，卫兵们被蜜蜂蜇了一下似的放开了小刘，抱头鼠窜、四散奔逃。原来，小刘知道小杨身上还有一颗手雷，趁着扑倒在他身上的机会，把手雷抓在了手里。轰！随着一声巨响，手雷在小刘和三名鬼子中间爆炸了。

惊魂未定的佐藤从地板上爬起来，气愤地咒骂着：“八格牙路！八格牙路！”葛兰山也慢慢爬了起来，用手摸着湿漉漉的后脑勺，嘴一咧，大哭起来，“太君，太君，我受伤了，我要死了。”佐藤冲过来，在葛兰山脸上猛抽了一嘴巴子：“怕死鬼！你真丢尽我们皇军的脸了！”

副省长李孝仁等官员，看见已没危险，慢腾腾地从车座下面爬出来，远远看着省长孙柏芳和协合会会长李易仙的尸体，瑟瑟发抖。

隐身麦田里的董仙桥听见了车厢里传出来的爆炸声，两行眼泪不由地从他饱经沧桑的红脸膛上流了下来。“兄弟！”董仙桥昂首大叫一声，心里痛不堪言，不由射出一串子弹。

4. 情报员雪蚕

曹子轩三年来一直魂牵梦绕的妻子杜雪颜，此时也在这趟列车上。她就是上海地下党派来佳木斯的情报员“雪蚕”。她刚刚从上海到长春，现在又换车赶往佳木斯，到三年前离家出走的曹府“卧底”，打通佳木斯地下党与山里抗联五军的空中通道。杜雪颜的身份是上海《大晶报》首席记者。现在，她正一门心思地与日本高级间谍

小泉清谷周旋。小泉清谷看着杜雪颜娴雅脱俗的容貌，以及纤纤玉手递给他的带有淡淡香味的名片，不由对这位漂亮的女士充满了猎艳般的兴趣。小泉掏出自己的名帖递给了杜雪颜：“鄙人满铁调查部一课课长，小泉清谷，请多关照。”

杜雪颜嫣然一笑，接过了名帖：“谢谢，小泉先生的中国话说得很流利嘛。”看着名帖，杜雪颜心念如电，临来佳木斯之前，上级组织就告诉过她，近期日本军方会派一位顶级谍报人员前往佳木斯，协助关东军对付东北抗联及其地下情报组织。想到自己尚未到达佳木斯，就已碰见了一个强劲的对手，不禁在轻松的表情之外，提高了十二分的警惕。小泉面对微微含笑的杜雪颜，继续介绍道：“鄙人自幼熟读中国史书，少年时期便跟随家父来满洲经商，不光中国话，对于贵国的历史、地理、人文，或许比普通中国人还要深知一些。”

杜雪颜莞尔一笑：“哦，这么说，您是一位中国通了？”小泉清谷说道：“不敢当，不敢当，如果小姐有意，我们可以做个朋友。对了，您是去佳木斯吗？”

“是。”杜雪颜从坤包里取出了一包瑞光牌日本香烟，抽出一根叼到了红彤彤的嘴巴上，然后随手把香烟扔到餐桌上。小泉说了声“小姐抽的还是我们大日本的香烟哪”，就急忙拿出打火机替杜雪颜点烟。但是，后者已经优雅地用自己的打火机点燃了香烟。

“太巧了！我也去佳木斯，到时候，我一定要去拜访雪颜小姐，您说呢？”小泉说着拿出了自己的香烟，抽上了……

“好啊，名片上有我在佳木斯的地址。”杜雪颜拿出一本《茶花女》看了起来……

杜雪颜知道，自己遇上了日本高级间谍，那么，自己包里的电台一定是凶多吉少。与其让他发现，还不如虚晃一枪，主动让他知道，说不定还会降低风险呢！于是，她坦然说道：“小泉先生，您既然从小随父亲经商，那么对电台一定很熟悉了？”小泉愣了一下：“电台？”

“是啊，电台，您知道吗？我那个皮箱里就是一部小型的商业电台，是专门从上海带给我公公的。”小泉清谷不由皱紧了双眉，疑窦丛生，但看看美丽迷人的杜雪颜，他似又放松了警惕，“你会用吗？”

“不会。”杜雪颜若无其事而又全神贯注地观察着小泉清谷的反应，“到佳木斯后，我还得好好学习。不过，如果能找到一位老师教我的话，那就更好了。”这正合小泉心意：“噢，这样，杜小姐，如果不嫌弃的话，我可以教您使用电台，您愿意吗？”

“是吗？你会用电台？”杜雪颜假装大喜，“没想到我这么好运气啊。”“杜小姐，是我运气好。如果没有一个借口，我要去府上拜访的话，我还真觉得有些冒昧。这样一来，我去贵府不就名正言顺了吗？”

“您去佳木斯是——”

小泉刚要回答时，火车那边传来了一声巨大的爆炸声……

5. 重返佳木斯

火车在佳木斯火车站刚停稳，佐藤就跳下了火车。他命令将整列火车包围，他要认真搜查，看在这些乘客之中，是否还有其他地下分子和进步人士。杜雪颜下车的一刹那，她的美貌与雍容华贵，让站台上的每个人都不得不侧目而视，佐藤见了，也不由得多看了一眼。这一看，就发现了走在杜雪颜身旁的小泉清谷。他不由赶紧两步，走上前来，大声问道：“是小泉君吗？”

“是啊！我是小泉清谷，佐藤君，你好！”小泉清谷满面笑容。“小泉君好！”他又看着杜雪颜，“这位是——”“是我的朋友，上海《大晶报》的记者，杜雪颜女士。”

不远处站着的曹子轩也发现了杜雪颜，惊讶之余，不由得欣喜若狂。他不顾身上的伤痛，三步并作两步跑了过来，也不管众目睽睽，便把杜雪颜抱入了怀中。杜雪颜有些难为情，慢慢地挣开了：“子轩，我们先回家吧！”小泉清谷看着这一幕，心里别是一番滋味，虽知道杜雪颜已是人妻，但眼见她和别的男人相拥入怀，心里仍是酸溜溜的。

“噢，曹君，这就是你思念了三年多的妻子吧？”佐藤说道，“如果不是发生这样严重的事情，我一定会给你们庆祝一番，不过——”他一低头，看见了小泉清谷手里提着的手提箱，“小泉君，把您的皮箱给我。”他示意一名宪兵过来帮忙。

“小泉先生，我自己来吧！”杜雪颜从小泉清谷手里接过皮箱后，曹子轩抢着提了。

“佐藤君，车上发生了什么事？”见惯了各种场面的小泉清谷，这才问起火车上发生的事情。佐藤回答说：“我跟随三江省的省长，还有协和会的会长等人，到新京参加治安肃正会议，没想到，途中遇到了几个暴徒，开枪将省长孙柏芳、协和会会长李易仙打死了。”“啊！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小泉清谷听了，大吃一惊。

曹子轩向佐藤请假：“佐藤先生，我送妻子出车站，你看可以吗？”佐藤看了眼曹子轩，点了点头。曹子轩把皮箱提了，和杜雪颜朝车站外走去。

“呀！子轩，你胳膊怎么了？”杜雪颜发现曹子轩的左胳膊上有血迹渗出来，就急忙问道。曹子轩轻描淡写：“没事，被子弹擦破了点皮。”

“真没事吗？”杜雪颜关切地问，“快找医生包扎一下吧？”“嗯。雪颜，我让部

下先送你回家。”曹子轩说，“车上出了大事，我一时还走不开，爸爸对你可能有些看法，到时他如果对你发火，你忍着点，等我回来后再说。”

“好！”公公曹弘毅对她的态度，杜雪颜早就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听到曹子轩这么说，她淡然笑了笑。曹子轩叫过来一位警察，给他安排了一番后，将杜雪颜扶上了一辆警车，说道：“雪颜，等我回来！”

杜雪颜坐上警车，在已经暗下来的街道上飞驰。街道两旁，是正在收拾回家的小摊贩，以及行色匆匆的各色行人，时不时也有拉着警笛的警车和军车飞驰而过，反映出这座小城的混乱与狰狞。杜雪颜看着街道两旁熟悉的风景，往事历历涌上心头。这里，曾经留下她不少美丽的青春与往事，还有她曾经心爱的丈夫曹子轩，但时过境迁，伴随着曹子轩形象和地位在她心目中的改变，这座给她留下深刻记忆的城市也变得不那么迷人了。

三年前，因为曹子轩寄身伪三江省警察厅，为虎作伥，抓捕杀害抗日人士，她痛苦之下，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这里。但现在为了工作需要，为了党的利益，根据组织安排，她又回到了佳木斯。想想刚刚在车站不期而遇的曹子轩，似觉得和以前一样，以后，她又该如何面对呢？因为，现在她的心里已经有了另外一个人。如果与曹子轩重新开始夫妻生活，那自己的心里怎么能够容纳下两个人呢？可一想到自己目前的身份和肩负的神圣使命，杜雪颜的内心又坚定起来，比起抗日救国的重任和处于水深火热当中的人民大众来，她受的这点儿委屈实在不算什么。

不多一会儿，汽车就停靠在了曹府大院门前。杜雪颜下了车，把警察打发走了。她看见，虽然时隔三年，但曹家的院门仍和当初一样，宽大雄伟的门楼两侧，不是人们常见的石狮子，而是两只在雪地上行走的栩栩如生的石刻熊瞎子。熟悉曹氏家族发家史的人都知道，曹家把两只熊瞎子摆在门两侧，不是为了吓人，而是为了缅怀曹氏的先人，因为曹家的祖先，就是从做熊瞎子生意开始，最后慢慢发家的。

杜雪颜站在石熊跟前，伸出手轻轻抚摸着它圆滚滚的脑袋，就好像和一位故友久别重逢。火热青春留下的难忘片段，在久经岁月磨砺之后，只剩下触手可及的一片冰凉。突然，一声似曾熟悉的呼唤，将她从不可名状的思绪当中拉扯出来，抬头望去，当初那个系着两根小辫的丫鬟紫柔，忽然间长大了，碎花衣服青布鞋，白里透红的脸庞上，一双清澈的眼睛透出欣喜的神色，略微惊讶之后，满脸堆笑着快步走了过来：“少奶奶，您，您回来了？真的是您回来了？”

“紫柔？”杜雪颜认出来了，她就是刚结婚时，公公曹弘毅专门给自己找的侍候丫鬟紫柔。虽然只相处了三个来月，但这个虽然出身寒门，却一身灵气的姑娘，一直在她心里记着，从来不曾忘怀。“是啊，少奶奶，我是紫柔。”紫柔走过来，去提

杜雪颜的皮箱，“呀，少奶奶，您提的什么东西呀，这么重！”

皮箱里装着电台，杜雪颜不想让紫柔提：“噢，我来吧，离家这么久了，东西多。”“不，我来吧，少奶奶，这些事情，您就让我干吧！”紫柔不由分说地把皮箱抢了过去，提上往家里走。

杜雪颜争她不过，在后面跟了。这时候，在厨房做饭的吴妈也跑了出来。

“这谁呀？”曹弘毅听见院子里人声嘈杂，便从堂屋走了出来，口里还习惯性地叨着他那只大烟斗。

杜雪颜心一沉，不觉有些难为情，尴尬地说：“爹，是我，雪颜。”“雪颜？雪颜？”好像杜雪颜的突然出现，让他有些不知所措，不知该如何应对才好。杜雪颜看着他阴晴未定的眼神，心里七上八下，吴妈和紫柔见老爷这样的态度，也紧张地立在当地，等待老爷的吩咐。

“吴妈，紫柔，这个人、这个人你们认识吗？……什么？我可不认识！”说完，旁若无人地转身进了屋。

6. 别无选择

为了搜捕列车刺杀案的凶手，日本宪兵和警察将佳木斯翻了个底朝天，终究是一无所获。佐藤一回到宪兵大队，就下令将未处决的地下党员和抗联战士带到审讯室，又一次严刑拷打。被带去审讯的人一个个被打得死去活来，也没从他们嘴里套出列车刺杀案的任何线索。

已是凌晨一点多钟了，雪樱子还没休息，她正在等待佐藤的到来。想想这个手握生杀大权的男人，雪樱子既骄傲又担心。虽然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利益，他们可以牺牲一切，甚至生命，但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和佐藤相恋了七年的漂亮姑娘，她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早日和心爱的男人迈入婚姻的殿堂，将她从少女时代就一直在做的那个粉红色的幻梦化为真实。但身为军人，别说佐藤，就连她自己，都已感到这场战争，对一个人内心产生的巨大扭曲和改变。望着刚刚为佐藤擦拭过的锃亮军刀，以及凸显男人英武豪气的马靴与制式军装，雪樱子觉得，比起那个在富士山下带她四处游玩，采集蝴蝶标本的大男孩来，现在的佐藤变得越来越像一个标准的军人了。但想想他们来满州后未竟的事业，雪樱子心中暗暗决定，一定要尽己所能帮助佐藤，帮助他完成一个帝国军人肩负的职责，而这，也是他们倍感骄傲与神圣的光荣使命。

这时候，外面传来了佐藤沉稳的脚步声，雪樱子面露欣喜，将佐藤迎进了门。

“雪樱子，出大事了！”佐藤把身体倒在大大的太师椅里，僵硬绷直的身体瞬间松弛下来。来到佳木斯后，佐藤便把这栋二层小楼作为自己和雪樱子的住所，因为喜欢中国文化的缘故，他没有把这里改变成为日本的房屋式样，而是保留了原貌，一张宽大舒服的太师椅，配上一张大大的办公桌，闲暇之余，他经常在这里挥毫泼墨，学习中国书法。

“佐藤君，事情我都知道了。”雪樱子看到佐藤的反应，给他换上了木屐，用日本女人特有的温柔腔调说道，“你的难处，我能想到，省长和协和会会长死了，你给关东军宪兵司令官很难交代。”

“是的，可恶的共产党！”佐藤又突然站了起来，拿起一支大大的毛笔，在一张平铺开来的宣纸上，恶狠狠地写下了四个大字：可恶至极。

“佐藤君，请你冷静，现在已经于事无补。”雪樱子给佐藤端来了茶水。

“我不能原谅我自己，前面有宪兵把守，而我就在后边车厢，就这样，还让敌人在我眼皮子底下肆意行凶，这真是皇军的耻辱！”佐藤抬头看见对面墙上的裕仁天皇画像，满脸悲愤，眼神近似发狂，“不死，不足以谢罪。明天，我要去新京，请求宪兵司令官对我的失职行为进行严惩！”他阔步走到画像跟前，狠狠地跪了下去，埋头谢罪。雪樱子神色一暗，轻轻走过去，跪倒在他旁边，柔声对他说道：“佐藤君，事已至此，请坚强起来！”

佐藤凄然说道：“我们落实《治安肃正纲要》的设想刚刚出来，就发生了如此严重的袭击事件，被袭的不是别人，而是三江省的最高首脑——省长和协和会的会长……我实在是无能至极，愧对天皇对我的信任。”雪樱子心疼地把手放在佐藤的肩上：“佐藤君，你上一次的行动，已经基本上把佳木斯的共产党一网打尽了。我相信，天皇会知道你的忠诚！”

佐藤望着雪樱子，欲言又止。雪樱子开导他道：“你忘记了？就不说你把共产党省委、市委以及情报人员彻底肃清了。就是我们‘满洲开拓团总部’的设立，板垣征四郎司令官也是按照你的建议报天皇批准的。”

佐藤面色铁青：“可是，我的雪樱子，共产党并没有完全肃清。另外，为了对付这些无知的、劣等的支那人，为了我们的大东亚圣战，我们不做好大日本国民的移民工作和粮食储备工作，是不可以的！可，可是现在……”雪樱子打断了他的话：“当时，关东军司令官阁下都认为你高瞻远瞩，是大日本帝国的中流砥柱！”

佐藤轻轻地摇了摇头：“可是，我，辜负了司令官阁下的厚望，你明白吗？我，无法原谅我自己！你一定明白我的，我的雪樱子！”雪樱子眼里溢满了泪花：“我明白。”

佐藤转过身来，拉住雪樱子的手说：“此次事件，是我戎马生涯中的耻辱。我知道，我的这个决定实在是太自私了，尤其是对你！我爱你，胜过爱我的生命，哪怕为你流尽最后一滴血，我也心甘情愿。但我不能让爱情蒙蔽我对天皇的忠诚！雪樱子，对不起了！”雪樱子脸色大变：“佐藤君，你——”

佐藤惨然道：“为今之计，唯有切腹谢罪，才能弥补我给大日本帝国造成的损失！雪樱子，我请求你担任我的介错人！拜托了！”佐藤匍匐在地。

7. 曹府大院

曹子轩回到家后，没有在婚房里找到杜雪颜，就去问紫柔少奶奶哪儿去了。紫柔告诉他，老爷不欢迎少奶奶回来，让少奶奶住进了厢房。曹子轩气愤地说了声“老顽固”，就冲到厢房门口，叫开了杜雪颜的房门。这时虽然已很晚了，但杜雪颜还没睡，仍坐在椅子上看书。曹子轩进屋后，叫了声雪颜，便一把将杜雪颜拉进怀里，紧紧地搂住了。

“雪颜，你到哪儿去了？三年了，我都快把你想死了！”

杜雪颜任凭他耳鬓厮磨，紧紧搂抱，心里除了稍许歉疚，更多的，却是巨大的苦衷和深深的隔阂。等曹子轩激动的情绪慢慢稳定下来后，杜雪颜才轻轻地推开了曹子轩：“子轩，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唉，身不由己呀！雪颜，你怎么住到这来了？”曹子轩仔细地打量着杜雪颜。

“爸爸对我的成见太深了。”杜雪颜又一次发现了曹子轩左胳膊上的血迹，便问道：“医生怎么说？伤得严重吗？”曹子轩平静地说：“不碍事。”正说着，紫柔怯生生地敲门进来了：“少爷……老爷在院子里等你呢。”“雪颜，走，我们去看看。”

二人来到院子里，看见曹弘毅正坐在一张小桌前喝茶，杜雪颜看了眼曹弘毅，小心地说：“爹，这么晚了，您该休息了。”“哼！”曹弘毅头一扬，看也不看她说：“你跟我没有关系，你不用假惺惺。”“雪颜，我们走！”曹子轩见父亲这样的态度，便要拉杜雪颜去婚房。

“她的房间在那里。”曹弘毅站起来，用手指着杜雪颜刚才待的厢房……曹弘毅这才发现了曹子轩衣袖上的血迹，一愣：“子轩，你胳膊怎么了？”曹弘毅神色紧张地走过来，看着曹子轩的胳膊。“爹，您……唉，没事，擦破了点皮。”曹子轩见父亲的态度转变得如此之快，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

“那就好，这帮暴徒，真是该死，你以后可得小心哪！”曹弘毅一脸担心。紫柔